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是湖湘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湖南百年来女性文化与教育发展的源泉。中国近现代史上，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倡导女性教育的风潮。从中国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唐群英、张汉英到新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蔡畅；从创办女校的先行者许黄萱祐、曾宝荪到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教育家劳君展；从考古学家曾昭燏到现代生殖学家卢光琇……在这些湖湘女杰的身后，有着启蒙智慧、培养才女的“摇篮”女校。从本期起，今日女报/凤网推出《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专栏，从藏于时光深处这些女子院校的前世今生，回溯湖南女性教育的高光时刻。

■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

湖南最早女塾， 这里走出了“爱莲四女杰”

文/胡桂香

1898年，在邵阳市池井头滕宅花厅改建的一间教室里，湖南南学会成员滕骥集合了石公博、陈子述等人，创办了一所女塾——滕氏女塾。尽管当时只招收了10余名女学生，但作为湖南私立新式女子小学堂的先锋，翻开了女性受教育的崭新篇章。

创办之初，女塾所需费用全靠滕骥变卖田产。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通缉维新变法余党，滕骥不得不出走日本，刚刚面世的滕氏女塾被迫停办。

1905年，滕骥胞妹滕卓从日本学成归来，她恢复滕氏女塾，并招收贫苦人家的女孩入读。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读女学的潮流兴起，滕卓将女塾迁至邵阳爱莲池畔。1912年，滕卓将滕氏女塾改为简易乡村女子师范学校，别称爱莲女校。

滕卓的热心推动获得了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学生也不断增加。兴建校舍、修建君子亭，同时将师范、职业、小学三部并举，爱莲女校初具规模。

从在这毕业的老人的回忆里，爱莲女校环境优美，校园中有莲花池、赏荷亭、风雨长廊，池边杨柳垂叶，林中花香鸟鸣，清幽之感与“莲”的玉洁相得益彰。著名的“爱莲四女杰”曾在这里就读，也是在这里埋下了追求新知、追求进步的种子。

刘和珍君的“战友”雷瑜。1919年，雷瑜在爱莲女校求学，父亲将她许配给了一个患痲病的阔少爷。为了自身自由和美好婚姻，雷瑜在母亲的帮助下逃到北京投奔二哥，也因此进入北师大与刘和珍、许广平等成为同学。“三一八”反帝游行示威中，她与刘和珍、杨德群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抗议当局卖国罪行。1926年9月，雷瑜等人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结识了邓小平、张闻天、向警予、杨尚坤等同学。回国后，她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9月26日，被反动当局以“私设机关，计划暴动，纠众会议”的罪名枪杀，年仅27岁。雷瑜牺牲后，被安葬在武昌，也是逝世在外的爱莲女杰。多年后，后人将她迁回故乡、魂归故里，为纪念先烈，当地台上小学更名为雷瑜小学。

王实味爱恋着的“学霸”李芬。李芬是新邵严塘人，1918年进入爱莲女校，是一位非常惊艳的“学霸”。王实味曾热恋李芬，但被李芬拒绝。她去世后，李芬的故事被他《野百合花·前记》中详细描述。作为一名女性，她痛呼缠足、纳妾、虐待童养媳等系列社会积弊。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李芬积极参加宝庆各界2000余人反日游行，将搜出来的

50桶日货漂白粉倒入资江。她自筹资金购买枪支弹药，支援龙山暴动，后来因舅父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逼她交出枪支弹药，她斥责：“枪支弹药不能交给你们这些狗强盗，去镇压革命民众！”1928年7月25日，李芬在临刑前，将自己的三套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缝在一起，以免遗体被歹徒玷污，慷慨就义于打枪坪，年仅24岁。

梁湘芸宁死不作姨太太。1923年春，梁湘芸考入爱莲女师，挣脱封建婚姻羁绊的她如获新生。当“三·一八”惨案消息传来，她联合同学上街游行，大声声援爱国行动，声讨当局的残暴行为；砸妓院、烟馆，组织女工罢工，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1926年冬，梁湘芸从爱莲女校毕业后担任宝庆女界联合会的妇女委员，积极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可惜不久便被宝庆当局抓捕。同乡数十人进行保释，当局批示“不准”。一团长愿意保释，条件是让梁湘芸当她姨太太。梁湘芸说：“宁愿啃青草皮（即牺牲），不做姨太太。”事隔半年，梁湘芸被反动派杀害在打枪坪。

邓益为革命誓不嫁人。邓益原名邓清贞，是土生土长的宝庆府城人。她幼年丧母，当私塾先生的父亲视其为掌上明珠，教其诗书礼仪。她16岁考入了爱莲女校。在宝庆妇女解放运动中，她女扮男装，助力妇女解放，放火烧光英国商人的三百吨煤油。毕业后她边在小学教书，边从事秘密工作。家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意气风发地说：“我立志干革命，不想再嫁人，免得受他人拖累，也连累了别人！”1928年春夏之交，邓益被捕。她被关了十天，备受各种折磨，浑身血痕累累。仅四天后，被枪毙于打枪坪，年仅21岁。

专招女生、培植才女的爱莲女校与长沙“周南女中”齐名，成为湖南“女权运动”的先锋。新中国成立后，爱莲女校与邵阳县立师范学校合并组建邵阳地区简易师范学校，1953年更名为湖南省邵阳师范学校。2017年，湖南省邵阳师范学校与邵阳教育学院（合署）、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以及邵阳市艺术学校合并组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从滕氏女塾到爱莲女校再到邵阳师范，这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女性，如今，这里已培养出5万多名中小学教师人才，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添上一笔。

（本文选自湖南省妇联委托重大课题《湖南女性教育史史料收集与整理》，作者胡桂香系长沙师范学院教授、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听雨落花

文/邓亚兰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蕉叶暮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当我哼唱这首《声声慢》的时候，窗外正雨声漫漫。一场雨落，茉莉花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在一方薄凉里，等风雨染上花香。雨淅淅沥沥刷着灰沉沉的天空，只需虔诚地闭上眼睛，静心听小雨平平仄仄，缠缠绵绵。

小时候，父母上班，只有我陪着外婆。下雨天很孤单，就搬着小竹椅坐在屋檐下数雨滴，一滴两滴……数着数着就睡眼朦胧：穿越千年的时光，与宋代的蒋捷一起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宋元之际的词人，日子苦心里更苦，国破之痛、家亡之恨，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蒋捷这阙《虞美人》便是如此。少年时在歌楼之上，临窗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地孤舟上凭江听雨，西风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倚门听雨，两鬓早已霜白。一阙词，写尽自己的一生。

听雨，是一桩雅事。飘雨的日子，不需要大声的喧哗，不需要旁人的陪伴，只需一个人用心去体会那份欲说无人能懂的情怀……雨是寂寞的，恰似诗中那丝丝缕缕的柔情。人生不过三场雨，试问世人又正经历哪一场呢？

我未曾问李商隐，漂泊在外，逢着雨天，是否更是相思？“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一首诗，把身在异乡的孤寂、思念家人的愁绪，都嵌入每一个字里。远赴桂林任职，因雨滞留巴蜀的诗人收到妻子问候平安的家信，惆怅思归，雨夜作诗。这听雨的情思已经跃然纸上，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与夜雨交织，弥漫于巴山的夜空。

我也曾咀嚼过自己的孤独，在密雨绵绵的夜晚独自在房内凝思，思绪比这雨来得更快，湿得更透。这样的雨夜，沉甸甸的黑，寂静无声的醉，仿佛只有那滴答滴答的雨声充斥包容了整个世界。这样的夜，听这样的雨，仿佛是一页流泪的诗，飘飘洒洒写满了细细的忧伤，还有那挥之不去的惆怅。那一行行的泪痕，仿佛是雨夜带不走的欲说还休，是无人能懂的心事，是冲不净的如痴如泣，是一种深情，也是一种诗意。

细碎的日子如散落的文字。翻越回忆，昨日的人生故事里，记忆已经模糊，缠绕在心的，似乎还有许多遗憾，有些美丽的故事，还没有结局，有些诗篇还没有最后的落款。想必人世所有的故事不一定都有结局，人生的过往，终会被岁月的沧桑、流水的光阴轻轻覆盖。

几场雨后，天气放晴，阳光哗啦啦地照着，天气一下子热了起来。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

